

油炸冰淇淋—— 繪本在臺灣的觀察

郝廣才

全高格林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編輯



◎ 60年代以後，兒童成長過程中所需受到極度關切，繪本開始蓬勃發展。當時盛行的雷蒙布里斯的《聖誕老爸》一直到現在都還在世界各地廣被閱讀。

「繪本」在臺灣，就像一道義大利波隆那的名點——「油炸冰淇淋」。這道甜點是用極凍的冰淇淋球，沾上一層起土麵粉，然後丟進油中，迅速一炸，起鍋時就像一顆顆金黃色閃著油光的大元宵，外表熱得呼呼冒煙，用力從中間一切，竟也冒出絲絲冷氣，吃在嘴裡那種冷熱交雜的感覺很有意思。

如果在盤子裡放一片蘋果派，加上一球冰淇淋，滋味就有點像蘋果派阿拉蒙，也是冷熱混著吃，但作法就難得多。因為麵粉外皮必須炸得和冰淇淋餡有一層中空，這樣外皮的熱才不會直接接觸冰淇淋，使其很快溶化，並可保持冰淇淋球型的完整。否則看起來塌塌凹凹、吃起來口味模糊，就完全失敗了。

為什麼要說「繪本」在臺灣像油炸冰淇淋呢？我想先說說繪本是什麼？它是如何吸引孩子而成為當代兒童書的出版主流？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了。

繪本也可說是圖畫書，它是一種用圖畫來說故事的藝術，而且通常是用一組圖畫說一個故事（或差不多是故事的東西）。繪本雖然公認有一百多年的歷史，但真正重大的發展則是在六〇年代以後。六〇年代之前圖畫的印刷是手工分色，既昂貴限制又多；後來電子分色出現，電腦科技更是一日千里，各種複雜的色彩和質地均得以在印刷上表現，促使繪本的製作大步邁進。加上當時歐美已開發國家的經濟狀況十分良好，戰後嬰兒期的孩子又恰好到了閱讀成長期，於是歐美將大量的資源投注在兒童繪本上，繪本於是很快成為兒童書的主流出版品。舉例來看，只要是在出版較發達、精緻的國家，如美、英、法

、德等，像莫里斯桑達克的《野獸國》、《在那遙遠的地方》，雷蒙布里斯的《聖誕老爸》、《雪人》艾瑞卡爾的《好餓的毛毛蟲》等等，幾乎都是各國孩子共同的記憶。

繪本如何吸引兒童

繪本之所以吸引孩子，一方面是因其是圖像的藝術，可以完全超越文字的障礙；另一方面則是它表現的型態親切易懂、創作方式豐富有趣。我想簡單用「美、感、遊、創」這四個字，來勾勒一下繪本和孩子的關係。

美感的追求

人天性愛美，這句話已有了堅強的科學證明。過去一般人以為，「美」會因時代和文化的不同而改變標準，但最新的研究卻發現，人們對於美的感覺，是不論種族、性別、年齡而約莫一致的。心理學家把模特兒、明星的照片和一般長相平庸者的相片一起拿給嬰兒看，結果顯示，嬰兒的目光總是停留在俊男美女的臉上；如果把成年人的相片換成嬰兒的，結果也是一樣，嬰兒也對一般公認漂亮的寶寶注視良久。



◎圖畫本身並無語言文字所需要克服的障礙，看圖就能了解故事；因此，好的繪本必定具備讓孩子「動腦」的功能。圖為《我要來抓你啦！》，創作者湯尼·羅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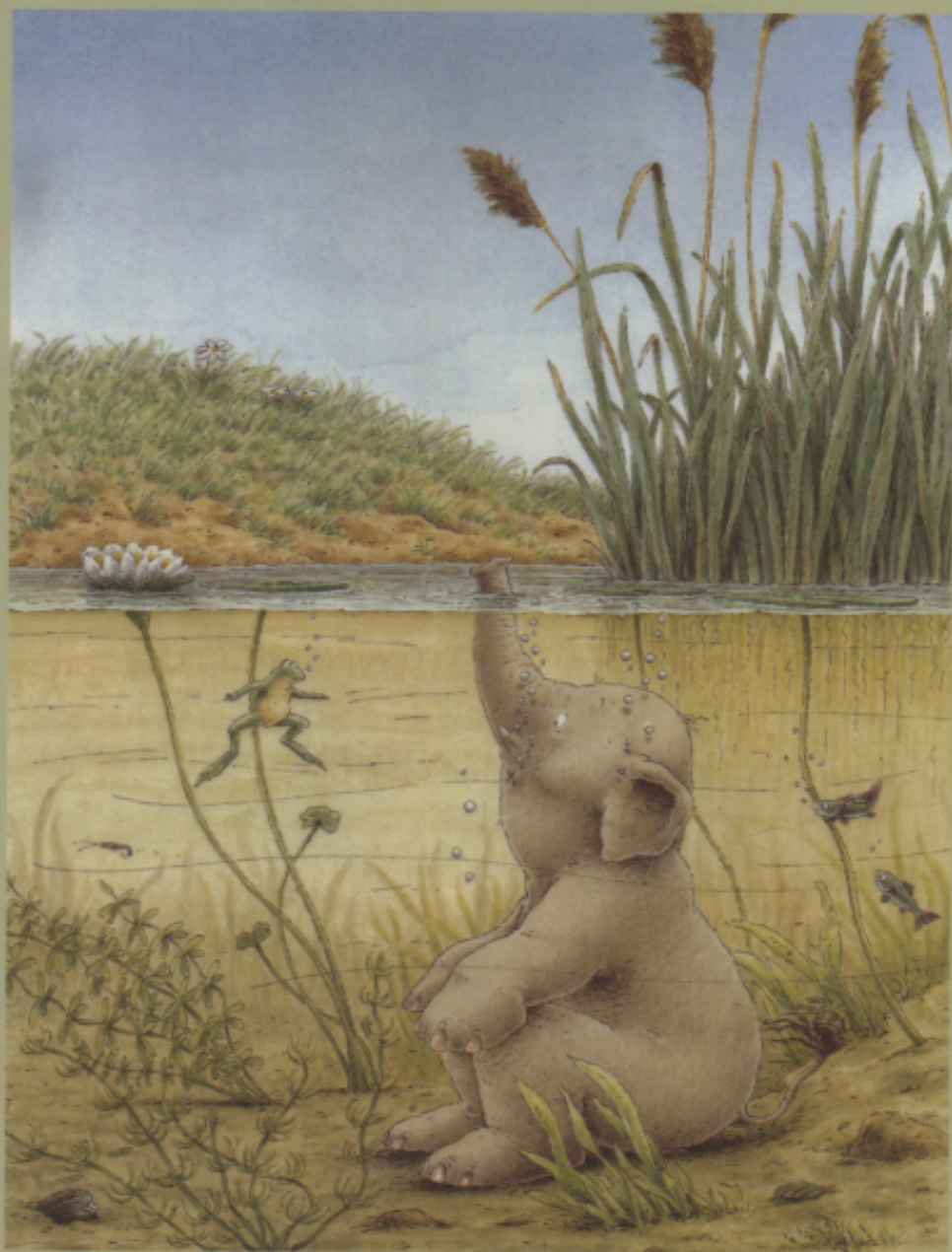
◎像動畫般在一個畫面裡畫出連續動作，是孩子們最容易了解故事的一種形式。朱里安諾所繪《獨角獸》。

孩子其實非常清楚什麼是好看的。好看的圖畫是藝術家經過深思熟慮、費盡工夫把事物最美的部份呈現出來，自然比白紙黑字更能引起孩子的共鳴。《愛麗絲夢遊仙境》一書的開頭就這樣寫著：「誰要看一本既沒有圖畫又沒有對話的書呢？」人愛美，自然也想把美保存起來，也希望美成為真實。我們考察原始藝術的起源，人類把牛、馬、神畫下來，其實象徵一種魔術，只要畫出來，就感覺它真實存在。

孩子的世界可以是在真實與幻想之間進進出出的，繪本正帶給夢想成真、美好實現的滿足感。好的繪本真可以說是：以最美的方式為孩子說故事。

啟動孩子自我思想的馬達

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曾說：「從小我最喜歡畫畫，當我還不認得字的時候，就常用圖畫來說故事。」同樣的，當孩子很小還不識字時，他可以用圖畫來看故事。越來越多的科學研究證明，孩子的思考其實非常複雜，連七個星期大的嬰兒，都已具備了組織型的推理能力。但是礙於所學語言、文字有限，只能用很簡單的語言文字，來表達其複雜的思想，就像成人用外語就不如用母語能表達得更真切、細緻。



◎繪者漢斯比爾的作品一向以清晰連貫的邏輯運鏡，不用文字敘述，孩子們照樣看得懂。圖為《小象歐利找弟弟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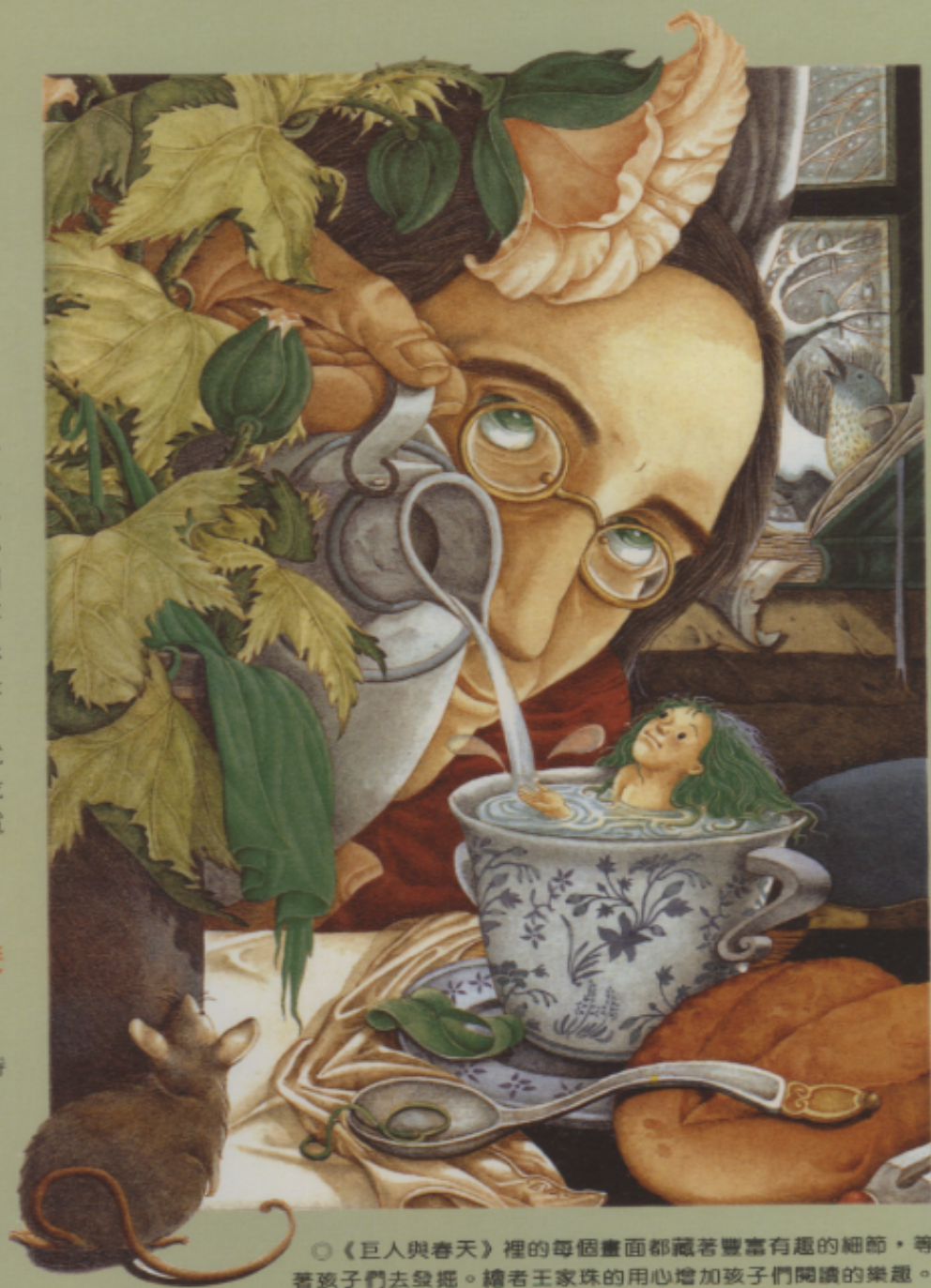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我們誤會孩子的小腦袋是像他說的話那樣簡單，是低估了他的能力，使其早期喪失了很多啟蒙的機會。繪本，就沒有這些障礙。孩子可以輕輕鬆鬆自己進入故事的世界，任意遨遊到他無法去親身經驗的地方，得到無限的感動。

好的繪本，圖畫不是靜止的，當孩子翻動書頁時，一張張圖畫便串連活動起來，為故事創造生命。孩子就像在看戲，隨著書中的角色入戲。像我曾拿《我要來抓你啦》、《獨角獸》、《小象歐利找弟弟》... 給幼稚園未認字的小朋友看圖說故事，孩子都能講得和故事原先要表達的內容差不多。但是如果創作者沒有好的運鏡、連貫，孩子往往講到一半就接不下去，或無法從圖畫找到東西來講。這個原理和電影差不多。

閱讀成爲一種遊戲

孩子的注意力不容易持續集中，所以繪本的圖畫，內容要紮實。傑出的創作者，經常在畫面中隱藏許多趣味，讓孩子去發現，得到如尋寶遊戲的樂趣。如《瘋狂星期二》中的一幕

，繪者在圖中巧妙的用兩堆白雲藏了兩隻青蛙；又如《木偶奇遇記》繪者就用許多有趣的細節，彼此呼應，讓圖畫呈現更多意在言外的情節。



◎《巨人與春天》裡的每個畫面都藏著豐富有趣的細節，等著孩子們去發掘。繪者王家珠的用心增加孩子們閱讀的樂趣。



◎美國畫家安東尼布朗以超現實的手法創作《大猩猩》，把小孩子的奇想表露無遺。

孩子經由這樣的尋找過程，會自然養成細心觀察的企圖和能力，而不會隨便放過眼前的事物。如此經由創作者的熱誠，使孩子也能變成一個熱心、細心的人。動物的孩子都是經由遊戲，學會打獵、覓食的生存本領，我們也應該讓孩子在遊戲中學習，在故事中成長。快樂才會使孩子有學習的動力，並使學習更有效。能夠從中發現樂趣的人，他的學習都比別人成功。

美術風格的多元表現

近年來，由於兒童心理學、教育學的大量新發現和新研究，使我們對孩子的能力，不敢再任意漠視和低估。同樣的，也影響到繪本的創作。過去認為孩子不易懂、不該懂的內容，以及藝術表現方式，現在都不再是禁忌。因此，繪本的藝術表現，可以說是最多采多姿的。

你可以用古典寫實手法畫出《紅衣魔鬼來趕集》，一根頭髮都不

馬虎；也可以用超現實主義的手法來創作《大猩猩》，把一個小孩子的奇想表露無遺；更可用現代拼貼美術描繪《臭起司小子》，把詭異扭曲的趣味完全發揮；印象派、立體派、野獸派... 剪貼、紙雕、版畫... 各式各樣的方法和藝術觀念，都可以用來詮釋故事。同樣的，一個《長靴貓》的故事，因繪者的手法不同，竟大異其趣。孩子受到多元的刺激，也會啓發他多元的思考和創意。



◎沒有幾個字的《瘋狂星期二》擁有很多國家的版本。可謂征服了世界各大出版社，也贏得了孩子的心。

國際市場和本土環境

這幾年，繪本的國際合作更加擴大和明顯，如《彩虹魚》、《小北極熊》、《瘋狂星期二》、《威利在哪裡》、《親愛的小莉》... 都是全世界銷量以百萬、千萬計，同時印行多種語言。這不但使世界上有更多的孩子擁有共同的經驗，也給兒童書帶來視覺的革命。長期的影響，不亞於華特迪士尼的電影。臺灣就是在最近的十年，搭上了這股熱潮。我現在要端回我的油炸冰

淇淋。欣賞繪本，不難，孩子容易、大人稍難，不但要有創作的人才，也要有具備某種學養的編輯，還要配合外在的出版環境。

臺灣的書店尚無足夠能力處理繪本

你現在走進大部分的書店，找到兒童區，能夠平擺陳列繪本的架子少之又少。一眼望去最搶眼的位置，擺的不是書，是功課練習簿。



◎《親愛的小莉》是格林童話中一直未被發現的瑰寶，150年後，由莫里斯桑達克詩意的畫風詮釋，馬上引起多國出版社爭相出版的熱潮。

臺灣出版經營能力的限制

彩色精裝的繪本，不但難有好位置，連退書回來時，大都體無完膚。這如果是讀者熱情翻壞的，也就罷了，大部分是書店在處理過程，亂摔亂丟所致。

在臺北，有能力細心處理的，還有幾家。出了臺北，常常連有繪本的書店都找不到。有人說，臺北環境不好，但如果以買書而言，臺北還是臺灣的天堂呢！

繪本在臺灣，因為是新興起的書種，過去沒有市場，現在也就缺乏人才。今天當然有些傑出的繪本創作者，但人數太少，而且他們都是經由自己摸索、努力，而有不錯的成就。但整個藝術教育體系，缺乏這方面師資，人才自然不容易快速累積。就跟打職棒一樣，我們可以有資質好的選手，但教練就太少了。



創作人才不多，編輯人才也不會多的。而繪本又是一種投資高的書種，它要傑出的畫、精美的印刷、細緻的處理……這些條件在我們這個粗手粗腳的環境，距標準都還要走一段長路，一般出版社的投資就益發的保守。

而且臺灣市場很小，只有兩千一百萬人，大部份平常不買書。上次臺北市阿扁市長在教師節，發圖書禮卷三千元給老師，結果有些老師懶得拿去買書，乾脆拿去和不肖的書商換現金。老師還如此，遑論其他。

公共圖書館是最大冰山

其他不利的因素還一大堆，就不多說。由此可見，要想生產繪本，並且做得有點樣子的繪本，並不是有錢就垂手可得。

這就是我說的油炸冰淇淋，表面上現在的繪本比起從前，出版量要多得多，想做繪本的人也不少，但從中一切入，才知道裡頭冰得很，外層的熱皮，貼不到裡頭的冰球。

我們不比美國、日本、德國那種大市場，看看荷蘭、丹麥、比利時、瑞典……這些經濟規模比臺灣小得多的地區，為什麼他們的繪本產業比我們發達呢？主要的差別就是公共的投資，就是我們圖書館和學校買書太少。

上面講的這些地區、國家都投注很多購買兒童書的經費，在社區的圖書館和學校，這樣像繪本這種精緻、昂貴的出版品，才有累積蓬勃的機會。即使是美國，也未必是個別家庭購書很多，主要的力量還

是靠圖書館支持起來的。

今天你去那些在「菜市場」樓上的社區圖書館看看，去學校的圖書館看看，那裡的書、兒童書一定比個人的藏書還少。答案不就在這裡嗎？

圖書館這個冰球，能從裡面溶化，不只是繪本，其他文學、哲學……等書種的出版環境，也才有大幅改善的可能。當然我們不能只問國家能為我們做什麼？也應該問問自己能為孩子做什麼？

我認為今日的家長，除了要給孩子物質不缺的環境，精神的滋養也是不可少的。我們有責任，有責任給孩子至少一片牆壁，釘上書架，把書放滿，讓他有更多的機會，從很小去接觸最美、最大、最深的世界，這樣幾本《蠟筆小新》，何足懼哉？

當然，我們也要不只問問國家能做什麼？還要要求他們。我們有權利、有權利打電話、寫信、寫傳真給我們的議員、立法委員，要求他們把圖書館和學校買書的經費，當作重要的政治考量。

否則，我們未必會埋沒那些有天才的繪本工作者，他們可以到別的地方去發亮。倒是會把自己的孩子，埋沒在這個油炸的冰淇淋裡。

▲（圖片提供 全高格林股份有限公司）

